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鄭証因

批校 葉洪生

飛狐外傳

二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鐵馬

二

原著 鄭證因
校 葉洪生

73 · 11 · 0724

· 8404314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鷹爪王（第二冊）

著 者 鄭 證

因

批 校 者 葉 洪

生

發 行 人 王 必

成

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
郵 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九回 下乾山荒村尋盜迹

張熙竟要查明這幫匪黨的來蹤去迹，暗中跟蹤下來。可是這群匪徒，非常機警，張熙只跟蹤了不遠，就險些被匪黨發覺。趕到了山口，只見遠遠的有一處小小鎮甸；暗中聽得這班匪人商量，要在這出口外的鎮甸上落店。張熙遂立刻借著叢林青樑子隱身，見那班匪人立刻撲奔了鎮甸外那座小店。張熙隱身暗處，見匪黨們把店門叫開，跟店夥似在口角。還是年老的匪徒向前攔阻著黨徒們，不教吵嚷。隨即向店夥大聲說道：「我們又不是強佔官房，幹甚麼蝎蝎螫螫的？吃飯給飯錢，住店給店錢，你要是故意刁難，可是自找苦子吃。」

門外這一吵嚷，門裡又出來一人，向這夥匪徒說道：「爺台不要誤會，您來到這是財神爺，我們那能拿財神爺往外推。不過小字號原就沒有寬大房間，你來的時候又晚，現在只有兩間是裡外間，你能將就住麼？」

那名匪首答道：「既是沒有別的房间，我們將就住吧！」店家吩咐著夥計把店門打開，教車輛進店。張熙見店門重閉，遂從那店後繞進去，猱升到屋面上。只見匪徒們正圍著那輛車，從車上扛下兩個長形的口袋似的，扛進靠東面的兩間客房內。店夥們看看有些怔神，那名匪首，

向店夥道：「不用你看著奇怪，我們是辦差的；這是兩股差事，你們少說話，少管閒事。」

店夥們看這班人一個個短衣帶兵刃，不是兵就是匪類，反正不是善良的商人。只得竭力的敷衍伺候，這般匪徒進了客房，店夥忙著給現燒水泡茶。張熙一相度這店中地勢，並不是甚麼大店，通共不過十幾間房，東客房一排是六間。匪徒們住的是靠北首的兩間，既矮小，更沒有後窗，探查頗費手腳。

張熙在屋面上把身上收拾緊趁利落，直候到店家把酒飯全給擺上，全往外間圍桌痛飲起來。張熙翻身落在院中，躡足輕步來到窗下，紙窗早經破得許多孔洞，用不著現費事。遂眇一目往裡看時，只見這堂屋裡是只有陳設的桌椅，沒有床鋪；迎面擺的八仙桌已挪到地當中，匪徒七人中只有五個圍坐著八仙桌前痛飲。那年老的匪首據坐在迎面上，只把酒杯微微沾唇，別的匪徒全是酒到杯乾狂飲不已。

張熙來到裡間窗外，往裡偷窺時；只見裡間是迎門一鋪木炕，木炕上倚著牆半躺半坐著兩人。屋裡燭影昏吟，辨不清鋪上人的面貌；兩人四肢全用繩綁著，隱約是一男一女，髮亂蓬蓬，形容憔悴。兩個匪徒提著刀在木炕前監視著，被囚的兩人似乎方才蘇醒，精神頹靡。

一個身量高大的匪徒，用粗暴的聲音喝道：「喂！相好的，想吃喝走動，可趁早言語，我們是過午不候。相好的，想開著點！你們遇到爺們手裡，這是相好的你們的福分；只要老老實實的，絕沒有你的苦頭了。」

那男的抬頭翻了翻眼皮道：「你要想收拾你華二太爺，趁早給你二太爺個痛快。這麼折辱

我們，乃是匹夫的行為，我們可要口出不遜了。」

那個年輕的匪徒狠狠的說道：「你落在爺們手中，死活不過爺們一舉手之勞；相好的，你不知沾了誰的光了，你要再這麼喝五吆六的，別說我可給你個厲害。」

正說著一撩門帘，那有年歲的匪首，從外面走了進來，向兩個匪徒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吵嚷。」隨向兩個被擄的人說道：「你們也是武林名家的門下，諒不至不明理；你們冤有頭債有主，我們是奉命辦理，不敢不這麼辦。只要你們不想別的道，我們絕不願跟你們故意為難。你就是任性施為，也休想逃出手去，何必自找無趣。」就到這，向身旁兩個匪黨說了聲：「把食物拿些來，教他們吃點。」

那個高身量的匪黨轉身出去，不一刻從外面端進來一盤饅頭、一碟鹹蛋、兩碗水，放在板鋪上。那匪首卻令手下黨徒把兩人的手全部解開，善言安慰著，教兩人隨著進飲食。這時那男的才恨聲說道：「咱們既有樣子，就該早早把爺們撈了；你們這麼不敢痛快下手，這是自留後患，我們得了手絕不留情！」

張熙在窗外聽他們這話，分明是想故意激怒匪徒，那知匪人更不介意，向手下兩個黨羽招呼了聲：「你們趁這時吃飯去，酒不要多喝，我看著他們行了。」兩個匪黨齊答了聲：「齊舵主，你吃好了，我們倒替著看守吧！」那匪首搖頭道：「我們在客途沒有那些規矩，快去吃過飯，再替換著守票要緊。」那兩個匪徒隨即出去。

張熙空在外面守了這麼半晌，依然沒聽出一些結果來；並且連兩人的面貌也沒十分看清，

不禁暗自著急。暗中一試這上下的窗扇，上半截倒全是活的，可以啟閉；不過雖看出有可以出入之處，只是匪黨眾多，自己也不敢妄自動手。

就在這時，驀地在那正房轉角處有腳步聲；張熙忙一擰身竄到靠店門這邊的東南牆角，隱身在黑影裡。再看時，正是店夥又提了一壺開水送進了東廂房。工夫不大，店夥出來，張熙容這店夥走開，方要再奔窗前；突然聽得過道的頂子上微有聲息，經目看時，陡現一條黑影。略一停步，那條黑影竟如飛的竄上西房，向下面不住的張望。跟著就見這條黑影一聳身，輕飄飄落在院中；身形展動，到了匪黨住的屋門首，略一瞻望，直闖入屋中。

張熙這不再遲延，跟著也竄到門前；從門隙往裡看時，只見剛進去這個匪徒，年約三旬上下，面貌奸猾，眉宇間顯現凶狠暴戾之氣。一身青色夜行衣，背插折鐵刀，腰跨鹿皮囊，方跟屋中的匪徒們敘話。看匪徒們對來人似非素識，個個按著兵刃，來人卻說：「弟兄們，我奉鄭七爺令來的，接到西路總舵轉牌，說是齊舵主帶弟兄們押解著兩個點兒來的，怎麼……」方說到這，屋中那匪首一掀帘子往下一看，隨著走出裡間道：「原來是石四弟，咱們已經好幾年沒見了，四弟你在鄭舵主那裡很得意吧？」

說話間彼此落了坐，那來人說道：「舵主，我們不是泛泛之交，不要客氣了。今夜我趕來迎接，因為我們鄭舵主接到總舵轉牌，探得敵人已經約集同道，想跟我們一拚；已經跟蹤追了下來，教我們鄭舵主要越境接應，免得出了意外。我這是前站，鄭舵主另選本派弟子二十人，越境迎接。」

張熙在外面見匪黨因接待來人，裡間竟沒有匪徒看守；時機不再，遂趕緊到了裡間窗下，從窗孔中往裡窺視。只見那個男子正端起一盃水來喝著，那女的正在低頭拭淚；張熙輕輕把窗扇上面掀起，往裡探身。見那一男一女全一抬頭，張熙只見著那男的面目很熟，不過仍因背著燈影子看不真切。左手托著窗扇，右手向屋中人一打手式，是問兩人能逃不能逃？

就在這時，似聽得外間有人說：「你們別這麼大意，進去把著點。」張熙忙預備撒身的當兒，就見那女的一抬手，一個白球向自己打來。張熙忙一撒身，才覺出打過來的白球落在窗下，輕飄飄墜地無聲。自己把窗格掩上時，屋中看守的匪徒，也同時走進來。

張熙把紙團拾起來，不敢在這裡看，飛身出店，找一身隱僻之處，亮千里火展開紙一看。見上面並沒有字跡，反覆查看，才看見那紙上竟發現了滿紙針孔；仔細看了半晌，隱約辨出上面字跡，見有「字呈西嶽派」字樣，不禁暗暗吃驚。趕忙把這紙祕密求援呼救的字柬，仔細看完，知道定是與華山碧竹菴慈雲菴主有關。自己雖看兩個被囚的人無法逃脫，既被自己遇上，總想問出大概情形來再回歸雲堡去，請師傅來設法搭救。張熙想到這裡，立刻振起勇氣，重返店中，想要設法查個起落出來。

張熙從店中東牆上來的，輕身飛縱，到東廂房的簷頭，才要往院中飄身；突然從左側一股子勁風撲到，急忙左腳往後一撤，咻的一把明晃晃的厚背鬼頭刀劈空。張熙右掌照來人右臂「三里穴」便切，賊黨忙擰身斜縱；張熙乘勢回手亮劍，劍尖還沒退出鞘來，突從身後又撲過一人，一條七節鞭擡頭蓋頂就砸。張熙腳下輕點房坡，往右一斜身，寶劍出鞘；一反腕子「金針

度線」，劍尖反刺賊人的左肋。

賊人七節鞭這一砸空，只有往左進步，腳下步眼一換，右腳已到了簷口；半轉身一抖腕子，七節鞭翻起，往劍上便撩。張熙猛然往回一撤劍，一帶劍柄，左手劍訣往右一圈，身軀往右一栽，「白鶴剔翎」左腳撲的正兜在賊人左腿的迎面骨上。賊人原就到了簷口的，這一被踹上，整個的摔下房去。仗著賊人功夫亦非弱，把丹田氣提住，兩腳一沾地，竭力的往後一登；倒退出四、五步去，撲通的才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。

這一來把從高下墜之力算破了，身上只落些輕傷；但連人躺下帶七節鞭震動的聲音，店家跟別的客人全驚醒了。

三、四個人相繼在屋裡喝問：「誰呀？」賊人知道再無法隱瞞，房上的賊黨反嚷了聲：「有賊！」這時張熙已被三個賊黨包圍。自己雖然不懼，終覺人單勢孤，更被賊人反誣是賊；店家不辨真偽，自己定被賊黨們明目張膽的包圍。遂不敢再戀戰，虛點一劍，退出店外；賊人只虛張聲勢，追了一陣。張熙身形輕快，竟離開賊黨，刻不停留的趕回歸雲堡。

一到堡門，守堡的莊丁就告訴他，大師伯鷹爪王，跟西嶽俠尼慈雲菴主率領眾弟子來的。張熙便知定有要事，自己這才趕緊進來稟報；趁勢把得來的祕信也交出，把經過的事向師傅續命神醫萬柳堂說了一番。

鷹爪王跟慈雲菴主全勃然變色，鷹爪王道：「雲峰鳳梅受這種凌虐，皆我一人之罪。匪徒們才過嶠山，去此地不足百里，我焉能再容他逃出手去？我無論如何，也得先把他兩人救了出

來。師弟跟菴主隨後起身，我得先行一步了。」說罷這話，立刻從條案上提起自己的包裹就要起身。

萬柳堂忙攔住道：「師兄，不要忙！既已巧得賊黨的行蹤，我們那能再延遲？走一同走，何必分開！不過我看也不忙在這一時，就讓師兄先趕到了也是白天，那好動手？師兄索性再忍耐片刻，我們一同走吧！不是我給師兄跟菴主說解心寬的話，張熙所說的情形；賊人分明是擄劫他兩人只為要挾我們到十二連環塢踐約，絕不會加害他兩人。」

「鳳尾幫的幫規素嚴，既然一再令黨徒防守護送，沿途絕不敢過分凌虐。再說華雲峰跟菴主的令徒，全是武功造詣極有根基，更兼才智亦非平庸之流可比；賊黨若是過分凌虐他二人，恐怕倒反激起意外的事來。小徒張熙所見的情形，並沒有甚麼非常的變故，不過被匪徒嚴加監視，不易脫身而已。我們跟蹤追趕，暫時絕不致發生意外，這是我敢斷定的。我稍事安排這歸雲堡的事，咱們準在黎明起身就是了。」鷹爪王、慈雲菴主也不便固執己見，點頭應允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趕緊到大客廳中聚集家丁，盛張燈火，命管事的家丁撞起了風鋼雲板，嗡嗡的聲震數里。這種號令是一種召集全堡頭目人的信號；只要聽見這種風鋼雲板的聲響，不論手底下有多忙的事，也得立時交派到手底下的人，抽身趕到堡主的議事廳，聽堡主指示。不一時防守各路口的，以及在堡中管事的執事人先後到來。

萬柳堂按著名冊一點名，人已到齊。萬柳堂遂向大家說明，自己因為淮陽派現在與鳳尾幫結怨，兩下裡各走極端，勢難兩立；自己身為淮陽派的門下，豈能坐視？現時就要隨掌門人趕

到清風堡、綠竹塘。這歸雲堡的事請大家一本成規，不要稍事疏忽，致生意外。一切事由二弟子張熙負責管理，自己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，一定趕緊趕回。堡中各執事人，對於堡主歷來奉命唯謹，齊說：「堡主自管放心，我們絕不敢稍亂堡規；更有張二爺代掌堡中事，我們一切秉命就是了。」

萬柳堂吩咐完了，大家退去，這時已交五更。萬柳堂自己又向張熙囑咐了一番，這才來到西客廳；令家丁給大家預備好了早點，大家略進茶點，這才請師兄鷹爪王暨慈雲菴主一同起身。萬柳堂的四弟子左恆，見師傅要走，教他在堡中由二師兄張熙照管著他；立刻攔在師傅面前，不教師傅走。師傅趕到那兒，他跟到那兒，說什麼也不肯在堡中等候。萬柳堂那肯帶著他給自己添麻煩，百般哄勸，但是這小子是死心眼兒，怎麼說也不聽。他說是師傅在這，沒有人敢欺負他；師傅不在堡中，沒有給他好氣的。師傅如若不帶著他，師傅頭腳走了，他隨後跟著也離開歸雲堡。

左恆歷來對於師傅奉若神明，無論甚麼事，只要師傅說一句話，立刻遵從。惟獨這次，他是拿定了主意，任憑萬柳堂怎樣說，他絕不肯留在歸雲堡。還是慈雲菴主竭力勸萬柳堂無須固執，教他跟隨也沒有多大妨礙。好在碧竹菴的門下，也有四個隨行，盡可互相關照。何況此子雖是輕功不濟，他還有千斤膂力，或許還有用他之處，也未可知；勸萬柳堂莫要因這些小事，耽誤了大家行程。萬柳堂無法，只得帶著這傻小子左恆，隨大家離開歸雲堡，逕下乾山。

鷹爪王偕同續命神醫萬柳堂、慈雲菴主，率領司徒謙、左恆，暨慈雲菴主女弟子修性、修

禪、修緣、修慧，一眾九人，離開歸雲堡，抄捷徑出了乾山，直奔嶠山。這時東方將漸發曉，在曉色朦朧中一班俠義道踏上征途。在先只從沿山僻徑走，直到辰時過後，已走出四十餘里。這時已到了陳家屯，漸漸走進通行的官道，行人漸多；鷹爪王遂向萬柳堂商量道：「師弟你看，這一帶行人較多，我們的行色頗易惹人注目，依我看還是分開走的較好。」

萬柳堂道：「師兄說的極是，我們分開只不用離過遠了。到了嶠山界外，天色定早，那裡據張熙說是只有兩家小店；我們落店時即或同在一個店中，只先後投店好了。」當時商量好，遂分成兩撥，慈雲菴主師徒五人先行；鷹爪王師兄弟帶著門徒司徒謙、傻小子左恆，一路隨著慈雲菴主的後蹤走下來。到了申牌時刻，來至嶠山界外，遠遠望見的前面那座小鎮甸。慈雲菴主逕投鎮甸內，鷹爪王等已問明了張熙賊人落腳的地方，是這鎮甸裡路東的吉星店；在鎮甸的緊南頭，尚有一家小店，字號是福元。

慈雲菴主進了鎮甸，不用費事已找到這座店房。這位俠尼進得店門，故意與店夥搭訕，問他可有清靜的跨院？乾淨的房間沒有？故作相度院中客房的情形，已看出賊人居然沒離這座吉星店。因為這座店只是一座大四合的房子，那輛轎車依然停放在院中；車的形式和駕車健驃，也跟張熙說的相同。菴主又是暗中慶幸，又是驚訝賊人的胆大；昨夜行藏已露，就該在張熙走後，趕緊逃開。卻不料依然在這裡沒走，好似有所恃，沒把敵人放在眼內。

當時菴主不動聲色，暗令女徒修真趕緊示意鷹爪王等速投福元小店，不要驚了匪徒。還教店夥給開了間寬大的單間，師徒在暗中窺視。不一時已看出東房的靠北簷兩間，正是匪徒所在，

匪人不時出入。慈雲菴主更令弟子修慧，趕到福元店報信，告訴師伯們就提：「匪徒不走，不是有甚麼變故，就是等候接應。這一來我們倒省了事，無論如何，今夜絕不叫他們逃出手去。囑咐王師伯不要早跟匪徒『朝相』，匪徒若一認出是淮陽派的掌門人到了，就許設法逃走，最好三更動手不遲。」

修慧領命到福元店去報信，也就是剛出去不大工夫，店夥進來送茶水。慈雲菴主向他探問，院中的車輛是店裡的，還是客人的？自己打算雇這輛車，店夥說是東房的客人自備的。

慈雲菴主道：「東房的客人，足有六、七位，他們只有一輛車那夠用的？」

店夥道：「他們的人倒是不少，大約全是六扇門中人，他那輛車是專為他們才辦來的兩個點兒坐的呢？」

慈雲菴主淡然問道：「哦！這是兩個病人麼？這病人全是多大年歲！你看見了麼？」

店夥搖頭道：「從昨晚來的，別看住了一天一夜，我們連這兩人的面目全沒看見過。客人脾氣很大，裡外間的屋子，客人不准我們往裡間去，我們怎敢亂闖！」店夥說到這，鄰房的屋子裡招呼店夥，店夥趕緊出去。

慈雲菴主越發深信店夥所說的情形，這班人定是匪徒，他們恐怕從店家口內走露風聲，所以不教他往裡間闖。不多時七弟子修慧從福元店回來，說是已見著王師伯、萬師伯，他們在福元店等候，二更後準到。囑咐師傅從黃昏後千萬釘住了，賊黨狡計百出，別教他們出其不意的走脫了。慈雲菴主想了想，萬柳堂所慮很是。萬一自己這一到，雖是彼此不相識，匪黨若是一

起疑心，就許趁著昏黑時悄悄離店也保不定。遂囑咐弟子們多加小心，不要大意，當時這位俠尼認定了總可把匪黨擒的。

趕到晚飯後，店中出入人漸少，六弟子修緣無意中到院中閒步；這時院中正好沒有多人，只一個店夥提了一把茶壺，到廚房中去給客人泡茶。店夥走到往廚房去的夾道，修緣已到了東廂房的窗下；這一排客房，全是燈光映的人影幢幢，惟獨這匪徒所住的兩間屋，卻是燈光微弱，寂寞無聲。

修緣暗自詫異，抬頭一望天空，一眼瞥見匪人住的房間，簷頭有一張紙帖飄揚。修緣見這紙帖可異，扭頭見左右無人，輕輕一聳身，手扶簷頭，右手把這張字帖取下來，往下一落，輕如落葉。腳著實地，趁勢到門首，從門隙往裡一張望，不禁大驚，屋中已渺無人蹤。修緣不敢耽延，急忙返回屋中，慈雲菴主正在那調息靜坐，一見修緣神色張惶，就知定有事故，忙問：「修緣有甚麼事？」修緣道：「匪徒大約已經逃走了！」慈雲菴主急問：「怎見得？」修緣把字帖呈到師傅面前道：「匪徒已走，簷頭有這個字帖，弟子尚未過目。這字帖上是否與匪徒逃走事有關？」

慈雲菴主遂就燈下一看字柬，只見上寫著：「字諭西嶽慈雲菴老尼，相待終日，遲遲不來，別矣老尼，前途再會。」

慈雲菴主把字柬一擲，怒沖沖站起，向四弟子道：「匪徒竟當我面前，巧施金蟬脫殼計，我們有何面目，見王、萬兩位師伯？速整行裝，趕緊追趕。」說到這，復向二弟子修性道：「

妳趕快到福元店報告妳兩位師伯知道，請他們立時起身，不要耽擱，我們在隆華鎮會齊好了。」二弟子修性領命先行；慈雲菴主把店夥叫來，只說有急事，算清店帳，立刻起身。

出得店來，見這鎮甸上一片黑暗，街上沒有多少商舖；居民更是早閉了門戶，不過尚有一兩人在街上走動。菴主率三個弟子，疾行出鎮。這才一下腰，施展開輕功夜行術，腳下如飛。這三個弟子，也隨著努力的奔馳，不過她們的夜行功夫那能跟師傅比試？慈雲菴主盛怒之下，竟忘了三個弟子那會跟得上自己的腳程，走出五、六里，把修緣、修慧已落後半里多地，那三弟子修禪勉強追上。

慈雲菴主的打算是，計算鳳尾黨徒逃走之後，一定防到追緝他們；算著這條路程，應該奔永寧府東南轉水路。只是他們定然從鴻圖驛避開追緝的路線，慈雲菴主這種推測實有見地。快到鴻圖驛，這一帶是一片漫漶，非常荒涼，遍地是高梁棵子，並且大田裡道路縱橫交錯。慈雲菴主辨了辨地勢，腳下放慢，等一等，三弟子修禪趕到，慈雲菴主低聲道：「她們兩人呢？」修禪忙道：「師弟們在後面呢！」

慈雲菴主方要問話，驀地把袍袖一拂修禪，師徒齊往高粱地邊子上一縱身，隱住身形。突見離半箭地遠，從道左往道右喇喇竄過兩條黑影，身形輕快，一瞥即逝。師徒方要追趕，修禪突又低聲招呼：「師傅！還有！」果然喇喇又是兩條黑影，慈雲菴主向修禪說聲：「隨我來。」身形展動，斜撲對面的一條小道。

修禪也看出四條黑影定是綠林人，亦跟著縱身追了下來；慈雲菴主身形似箭離弦，想從小

道邀劫這般匪徒。到了這條橫穿高粱地的小道盡頭，跟往東去的一條較寬的土道銜接處；略一查看，那幾條黑影居然全是綠林高手，已從交叉路越過去撲奔正東去了。這正是：荒涼午夜群魔現，激怒沙門仗義人。

慈雲菴主躡著賊人後蹤，往下追趕。這條道十分荒涼，見前面那幾條黑影，時隱時現。這師徒一前一後，沿著這片莊稼地追趕；往前追出兩箭多地，突然身側的高梁棚子上一聲響；一條黑影，如燕子掠空般從頭上過去，往下一落，已離開慈雲菴主丈餘遠。慈雲菴主急忙往左一側身，修禪女弟子也是深得菴主的指導，不用菴主照顧；一聳身躍向右道，師徒分作兩處。這是夜行遇敵的訣要，最忌互相牽顧，在一處擠。慈雲菴主探囊取出三粒「沙門七寶珠」，振臂待發，弟子修禪也一抬手，把西嶽响鈴鏢拿出來。

就在這剎那之間，前面那人沉著的聲音發話道：「那邊敢是菴主麼？」慈雲菴主忙縮掌答道：「哦！萬老師麼？」修禪那邊也聽出來是萬柳堂師伯，尚幸自己沒有發鏢，悄沒聲的趕忙把鏢納還鏢囊，趕過來向萬柳堂招呼了聲：「師伯。」萬柳堂點頭道：「少師傅也來了，怎麼樣？」說到這復向菴主身後看了看道：「菴主，怎麼來到這裡，那兩位令徒呢？」

慈雲菴主微嘆道：「貧尼三十年來，仗劍掃群魔，還沒走過下風。想不到這次竟被鼠賊所弄，我真有些羞見萬老師了。」遂說賊人用金蟬脫壳，自己忿怒追趕，六弟子修緣、七弟子修慧全是因為腳程太慢，落在後面。「我測度著賊人或許奔紅土坡這趟道走，所以往這邊追趕了來；不意在前面竟發現賊踪，我師徒追到這裡，賊人已不見蹤跡。想不到萬老師也趕到，萬老

師可是有所遇麼？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道：「總算我們輕視了匪黨，那知匪徒中竟有高手在暗中調度！我們得到修性少師傅的信，隨我師兄立刻起身；不料才離店房，即現賊蹤，狡猾的賊子，竟用分兵誘敵之法。我與王師兄各追一路，教修性少師傅帶司徒謙跟傻小子左恆不要管追賊的事，趕奔紅土坡等候我們。我只顧說這麼幾句話的工夫，竟被賊子竄入青紗帳，直追到前面奔紅土坡的大道，才瞥見賊人是往這趙路上逃下來。不是追這匪徒，那會與菴主相遇呢？」

「菴主，我看賊人這種情形，頗似故意引逗我們走上岐途。這所有現身露跡的，未必不是故意擾亂追緝的耳目。據我所知，這往正東去的道路，沒有奔南去的岔路，這大約是直奔宜陽縣去的一條捷徑，直達縣城。匪黨既挾著兩個肉票，那會從重要地方走，招人注意？雖然鳳尾派的黨羽，遍佈各地，可是多是水面上的綠林。他們從水面上走又好接應，又可避人的耳目，我們不要再上賊子們的當了。索性趕奔紅土坡，跟王師兄會合，齊奔隆華驛。我們商量好了，索性分為兩路，從水旱兩路排搜；匪徒們有墜手的，總不能不露一點痕跡。菴主，怎麼樣？」

慈雲菴主道：「萬老師所見固然很是，不過今夜我們竟令賊子這麼戲弄，實覺不甘。我看這一帶的青紗帳幅員頗廣，我們往前再走一程，若是附近有岔路，賊人定是竄向別處。若只是這一條道，我們倒要看看賊子逃向那裡，說不定就許有賊黨落腳之處。夜靜更深，聲息傳的很遠，這半晌附近絕沒起異聲，賊子定是逕直往東去了。萬老師要先行一步，請到紅土坡相候，貧尼探探就回。」